



快乐阅读书屋

王良范 学术指导

刘影 编 著

中国词曲 入门寻味

happy reading 文学导步类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词、曲入门寻味

刘 影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词、曲入门寻味 / 刘影编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221 - 11367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词曲史 - 中国 - 古代 - 青年读物②词曲史 - 中国 - 古代 - 少年读物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346 号

中国词、曲入门寻味

刘 影 编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850mm × 1168mm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11367 - 2 定 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识的学习更是如此。如果学习者缺乏兴趣,阅读就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过程,轻松快乐的学习也就无从谈起。基于这样的事实,本着“兴趣阅读、快乐学习”的理念,我们经过深入调研,与国内的众多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全力合作,为所有希望将学习变得轻松愉快的朋友奉献上“快乐阅读”书屋。

“快乐阅读”书屋,以知识的轻松学习为核心,强调阅读的趣味性。它力求将各种枯燥无味的知识以轻松快乐的方式呈现,让读者朋友便于理解接受。它的各种努力,只有一个目标,即力图将知识学习过程轻松化、趣味化。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既能保持心情愉快,又能学有所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让知识学习成为读者朋友的兴趣,本身就是提高学习效率最有效的途径。

“快乐阅读”书屋首批图书分为“语文知识”、“作文知识”、“数学知识”、“文学导步”、“文学欣赏”、“语言文化”、“个人修养”七大板块,各个板块之下又有细分。英语、生物、化学等相关的知识板块将会在以后陆续推出。针对不同学科知识的特点,本书屋以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轻松快乐的目的。要么是以故事的形式,在故事的展开之中融入相关知识;要么是理清该知识点的背景,追根溯源,让读者朋友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让理解更为轻松。总而言之,就是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相关的知识。

希望这套“快乐阅读”书屋能陪伴每一位读者朋友度过美好的阅读时光。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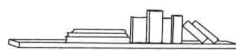
2014年5月

目 录

开篇导游	001
第一章 花间美人——绣幌佳人弄花笺	022
第二章 酒意词伴——一曲新词酒一杯	034
第三章 爱伤别离——为伊消得人憔悴	050
第四章 咏物心音——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066
第五章 感国述志——雕栏玉砌应犹在	080
第六章 淡泊田园——稻花香里说丰年	094
第七章 散曲通识	101
第八章 秋思曲韵——百岁光阴如梦蝶	124

001

中国词、曲入门寻味



开篇导游

一 词源

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往往有其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如蝴蝶破茧舞于花丛间之前,必当经历毛虫和蛹的阶段。词虽然大兴于唐末五代,繁盛于宋,但其酝酿的时期,则已久远,可以追溯到隋朝。

关于词的来历,有很多说法,流传最多最为重要的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的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如《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等皆为南方的民歌,可见词在初期是配合音乐的一种文学。它的原名叫“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曲子”是指音乐而言,从前也有叫词为“曲”,叫词为“子”的。现在词调里有“更漏子”、“南乡子”,这就是“夜曲”(唐人称夜间为更





漏,“更漏子”即为以前的“夜曲”)、“南方曲”。在唐五代时,这种新诗体原被称为曲子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了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别称。所以它是“乐府”诗的一种,扩大地说,是诗歌的一种。但是词与诗不同,词是配合音乐的,诗却不一定都配合音乐。说词是“乐府”的一种是正确的。从汉代就开始有“乐府”,当时的“乐府”本来是政府设立的一个音乐机构的名称,它是为了采集民歌、配合音乐而设立的。后来“乐府”这个名称从音乐机构变成一种诗体的名称。在汉时有“汉乐府”,魏晋南北朝也各有“乐府”。词,就是唐宋时代的“乐府”。如苏轼词集叫《东坡乐府》,贺铸词集叫《东山寓声乐府》等。

唐 宋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认为词起源于隋,发展到唐代崭露头角。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160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大约在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



《碧鸡漫志》书影

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1330多家将近2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

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词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柳永、苏轼之手,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有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因此后人便把词看做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不过在宋立国之初的半个世纪,词并没有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兴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如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国初平一字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宋初四五十年间,词作者不过10人,作品仅存33首,而且缺乏开拓性,尚未形成一种独特的时代风貌,但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甚至直露的表现,在宋初词中已然消失,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直到11世纪上半叶(主要是真宗、仁宗两朝),柳永等人登上词坛之后,宋词才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与柳永同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他们的词作代表着11世纪上半叶词坛的最高成就和发展趋势,即承袭与开拓。这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为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是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李清照、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为宋词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初期的词人生活在承平时代,他们在词作中主要表现优裕闲逸的享乐生活和乐极生悲的人生反思。晏殊、欧阳修等人,继续五代“花间”词人的创作路子,以写小令为主,抒发娴雅的柔情,





但一些作品在继承中有所变革创新。例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笔触由都市的青楼歌妓移向了乡村的斗草女伴，形象活泼传神，一洗俗艳的脂粉气。他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在抒写伤春怀人的浓情中渗透了对生命有限、华年易逝的体悟，显示出其词情中有思、深蕴理致的特色。欧阳修词则更多地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他的一些作品学习民歌，具有清新明畅的格调，初步显露出宋词由雅向俗的一种艺术趋向。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写塞外广漠凄寒景象，抒发将士思归之情，风格沉郁苍凉，开辟了词的崭新审美境界。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是柳永。他继承了晚唐五代“花间”派词人的婉约传统，并吸收了民间词的营养，以白描手法和通俗语言表现自我的羁旅行役之苦，抒写底层妇女特别是风尘女子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和被蹂躏的哀怨心声，感情深挚动人。他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衍展，推进了慢词艺术的发展。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表现帝都的繁华，《雨霖铃·寒蝉凄切》渲染离情别绪，都能淋漓尽致，营造出回环往复的多重时空结构。他以一支生花妙笔描绘出诸多胜境，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凄清冷落，“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清丽秀美，“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萧瑟寥廓，令人赏玩不尽。他的许多佳作，雅俗共赏，传布很广，远至两夏。叶梦得《避旨录话》卷下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是第一位对宋词作了全面革新的大词人。

北宋中叶，苏轼继柳永之后，以博大胸襟和豪迈气魄对词体作出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他以诗为词，极大地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苏轼除了抒写传统的风月柔情以外，举凡送别、闲适、旅怀、山水、咏史、贺寿、悼亡、谈禅、嘲戏等等，都可入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的境地。苏词像苏诗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的性情怀抱与人格个性。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在雄奇壮阔的江山胜景中凸现出历史英雄人物的形象，借古抒怀，大笔挥洒，豪气干云；《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月寄慨，揭示入世和出世的内心矛盾，融入对宇宙人生的睿智思考，营造出清旷澄澈的意境；《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

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从生活实境中生发妙谛，情景理俱胜。总之，苏轼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胡寅《酒边词序》），创造出一种清雄旷放、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风格，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风范。苏轼是两宋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把宋词推上了第一个艺术高峰，在词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苏轼同时的晏几道，仍按其父晏殊所承传的“花间”、南唐传统作词，用小令抒写男女悲欢离合之情，却融进自己辛酸不平的身世之感。他擅长在词中营造如梦如幻的境界，风格艳而不俗，语淡情深。苏轼的门人秦观被誉为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家。他以柔美之笔抒伤感之情，善于用景物烘染，其词风清新淡雅，工致精美，切合音律，情韵兼胜。例如“自存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情致凄迷怅惘，意境空灵蕴藉，令人低回吟咏不已。他又因《满庭芳·山抹微云》词中有“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之句，被赞为“山抹微云秦学士”。贺铸文武双全，其词豪气与柔情兼具，长于造语，工于炼字，多从唐诗中采取辞藻与故实，形成深婉密丽的语言美和抑扬错综的音节美。他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以繁音促节、亢爽洪亮之声，写少年豪侠的雄姿英气，抒悲壮激越的哀痛情怀，令人为之心灵震撼，气壮神旺；写恋情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连用三个复合的自然意象表现愁情的广大、繁密、紊乱、久长，化抽象为具象，兴中有比，堪称绝唱，他也因此而赢得“贺梅子”的雅号。

继苏轼之后的词坛领袖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作为大晟府的乐官，他作词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邦彦像柳永一样长于铺叙，使抒情性与叙事性交融，但他的叙述手法更多样，场景交错迭映，结构繁复多变。他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声调圆美，格律严谨，用字高雅，声情协调和谐，呈现出浑厚和雅的风格。周词中多咏物佳作，如咏新月、春雨、梅





花、梨花、杨柳、蔷薇等。《六丑·正单衣试酒》和《兰陵王·柳阴直》，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伤春怀人之情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情味深长，开启了南宋姜派词人的咏物寄托的门径。他工于炼字锻句，如《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下片：“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黏地絮”，句句精警。《满庭芳》：“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老”、“肥”、“清圆”、“费”等字，刻意锤炼，无不奇妙贴切。《苏幕遮·燎沉香》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以白描传神之笔画出雨后圆荷迎风挺举的优美姿态，意境清新明丽，王国维《人间词话》赞曰：“真能得荷花神理者。”

南渡词人生活自由和平转向战乱的特殊时代。北宋王朝覆亡的惨痛现实使词人们的心灵深受震撼，产生了一大批丧乱词和爱国词。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表现为国报仇雪恨的壮烈情怀，激昂慷慨；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抒写对



岳飞雕像

国事的痛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悲慨淋漓，俱是撼人心魄的名作。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忠愤之气如飞瀑鸣雷，他的《念奴娇·洞庭青草》将旷达胸襟与轩昂气概融于空阔澄澈的洞庭湖湖光月色之中，颇似苏轼词风，被清代学者王间运誉为“飘飘有凌云之气”（《湘绮楼词选》）。

李清照是南北宋之交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前期多表现闺怨离愁；

后期词风一变,主要表现国破家亡后的深哀巨痛。她有天才的艺术表现力,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一两个动作细节便传达出复杂微妙、曲折变化的情思意绪。她的词语言清新雅洁,精妙清亮,含蕴无穷。如“绿肥红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无不语新意妙,风韵天然。她的名篇《声声慢》开头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叠字,从动作、环境到心理感受层层深入地表现出她晚年孤独凄凉、恍惚茫然的心态。全篇共用57个舌齿音字,真是千古创格。她还在《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中,以“九万里风鹏正举”的雄奇想象抒发豪情壮志。李清照堪称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词作家。

南宋中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并存竞争,出现了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灿烂的高峰期。辛弃疾弘扬苏轼的传统,挥如椽健笔,蘸爱国激情,在词中抚时感事,发风雷之音,抒磊落之怀,极大地拓展了词的抒情功能和艺术境界。他崇尚雄豪壮大之美,在词中营构了一大批有关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结构、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中。辛词语言雅俗并收,古今融合,骈散兼行,随意挥洒,精当巧妙。辛词的风格,以苍凉悲壮、沉郁雄浑为主,又丰富多彩。悲壮中能委婉,豪气中有缠绵,柔情中含刚劲,更是辛词风格的独到之处。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辛词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言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可谓空前绝后。正如刘克庄所说,辛词“大声镗镗,小声铿钩;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辛弃疾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与他大致同时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袁去华、刘仙伦、戴复古等人,或传其衣钵,或与其词风相近,属同一词派。辛派词人写爱国词、豪气词,也都吸取散文创作技法、诗文辞语入词,用词来抒情言志、议论说理,但思想与艺术成就均不及辛弃疾。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沿着





周邦彦的路子,写“雅词”、“格律词”。他以健笔写柔情,把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风格引入词中,着意营造“幽韵冷香”的词境,形成一种清刚淳雅的独特风格。姜夔的咏物词如《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等,空灵蕴藉,寄托遥深。他写情状景擅长侧面着笔,虚处传神。例如《扬州慢·淮左名都》:“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都从虚处传达出他对扬州残破的无穷哀感。而“淮南皓月冷千山”、“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千树压、西湖寒碧”等名句,也显示出构想的新奇和炼字琢句的精美。姜词的小序写得诗意盎然,韵味隽永,与歌词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自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姜词因语雅、调雅、味雅而被宋末词人奉为雅词的典范。追随姜夔的史达祖、高观国等人形成一个词派,被称为“格律派”、“骚雅派”、或“姜派”,与辛派形成双峰对峙之势。姜夔之后,力求自成一家,在艺术上确有独创性的词人是吴文英。他有奇特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善于营造出朦胧凄迷、局部残缺、如梦如幻的意象,常常把不同时空的情事、场景叠映在同一画面内,语言色彩浓艳,多有隐喻象征意味,又喜用代字、实字、怪字与僻典,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凭主观心理感受随意组合字句,从而形成密丽幽深的风格,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晦涩之病。他的怀古词《八声甘州》、《思佳客·赋半面女骷髅》以及长达240字的自度曲《莺啼序》等篇,都典型地体现出他的艺术风格,但他也有诸如《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等畅快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是精确的评价。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也可分为两派。孙维信、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文天祥等,属于辛派后劲。只是他们身处亡国时代,除文天祥之外,已缺乏辛弃疾那种豪迈雄武之气,词多低沉的哀音,在艺术结构上常失之粗豪叫嚣。而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则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继续填写那些音律精严的雅词,通过对节序时令的感慨或借助咏物,来寄托不能直抒的亡国悲恨。王沂孙《眉妩·新月》、张炎《解连

环·孤雁》都是寄托深遥、哀婉动人的篇章。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多抒发流浪漂泊的身世之感和日常生活情事,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语多创获,风格多样,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如《贺新郎·兵后寓吴》,还有通过“听雨”巧妙概括一生经历与遭际的《虞美人·听雨》。此外,他还能写出格调清新、乐观轻快、极富生活情趣的《霜天晓角》(人影窗纱)和《昭君怨·卖花人》等。他是宋末一位艺术精湛、卓然成家的词人。宋亡之后,宋词就在遗民词人们的悲咽哀吟和民族英雄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激昂高歌中画上了句号。

几百年来,宋词以其丰富的情思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它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让我们观察到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的面貌;它揭示了当时文人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使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它蕴含了许多关于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使我们获得睿智的思想和哲理启迪。而它那浓郁、深挚、微妙的抒情氛围,美丽、奇幻、灵妙的意象和意境,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绮丽相竞的艺术风格,以及富于音乐旋律之美的声韵,更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审美享受。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宋词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直到今天,它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元

元代词上承两宋词余绪,虽然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中收录了元代212位词家的3721首词,其中不乏名篇佳句,表现出时代特点,例如,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





生死相许”(《摸鱼儿·雁丘辞》)。

元代词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代一统以前蒙古时期的词人的词作;第二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的词人的词作。总体来说整个元代词内容贫乏、艺术平庸,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词作数量很少。

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南宋入元的词人,由金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部分。由于这一时期的词人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即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世事变迁的哀叹之作。而这些内容在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词人的作品中,表现也是各异的。

南宋入元的词人,一般重在伤今,使人能清楚地感到他们所追怀的对象就是南宋。如有着宋代王孙身份的赵孟頫的《虞美人》、《浪淘沙》、《渔父词》,经历了南宋灭亡的曹伯启的《水龙吟》,南宋咸淳进士姚云文的《摸鱼儿》、《紫萸香慢》等,都表现了对故国的怀思,以及国破家亡的隐痛。这部分词大多以充实的思想和真切的感情取胜。

由金入元的词人作品,一般偏于吊古。他们的词作多半是抒写在战乱兵燹、颠沛流离中的痛苦,表现对古往今来人事变迁的感伤。例如元好问的《木兰花慢》词,透露出伤时悯乱的悲哀和因故国废圯引起的寂寞荒凉之感。内容虽然属于“丧乱诗”一类,但表现得比较含蓄,偏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其他如段克己《满江红》、白华《满庭芳》、白朴《水调歌头》和《永遇乐》、王恽《春从天上来》、刘因《人月圆》等,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南宋入元词人的作品大致属于“家国兴亡之叹”,由金入元词人的作品则多属“沧桑之叹”。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那个动乱时代的折射。

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是张翥。他的词的首要特色在于注重细腻感情的抒写,这与元词普遍着重记事情、发议论,对自然的感受能力迟钝,对内心感情的捕捉也不敏锐的情况相比,要高出同时词人一筹。其次,张翥对于感情的揭示和抒写,善于运用形象的手段,抓住一时一地情

景的特点,作个性化的刻画描绘,从而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例如他的《瑞龙吟》、《水龙吟》、《解连环》、《摸鱼儿》等,就都具有意境含蓄,描写细腻的特点。其缺点是思想内容上仍嫌狭窄,大致不出记录个人哀乐的圈子。张翥之外,这一时期李孝光的词感情真切;王旭词意境婉丽;张雨词感情细腻;虞集词精炼晓畅而有文采;萨都刺怀古词抒情写景,融合前人诗句典故,艺术上自成一格。

元末明初词人的作品,每况愈下,但也有一些作品较有价值。如舒逊《满江红》感叹乱世民生的凋敝和兼济苍生的不可能,邵亨贞《浣溪沙》描写战乱给百姓带来流离失所之苦。这表明元末的社会动乱,又使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国运民生。它们在元末明初大量的平庸、甚至无聊的词作中,闪烁出一线光彩。但这些词与前一时期词作的感叹兴亡、表现故国之思又有不同,它们着重表现的是作者对战乱相寻、兵戈不息的叹息和厌倦。

元词未能继承和发展两宋的成就,反而出现了“极盛难继”的状况。虽说元词前一时期的作品中不乏内容充实的佳品,后一时期的张翥、萨都刺等人的作品也表现出一定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现出自己的时代思想情绪和艺术特色,但由于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词作在数量上很少,不足以改变整个元词内容贫乏、艺术平庸的局面。所以,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这个评论并非夸张之辞。

明 清

历来认为词兴于唐,盛于宋,继于元,衰于明,清代又有所振兴,这是不错的。明词不仅与两宋无法比肩,与金元相比也甚感不足。明代近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名大词人,除明清交接之际以外,明代确是词的中衰时期。

清代是词的中兴期。据叶恭绰统计,清代词人有4850余人,其中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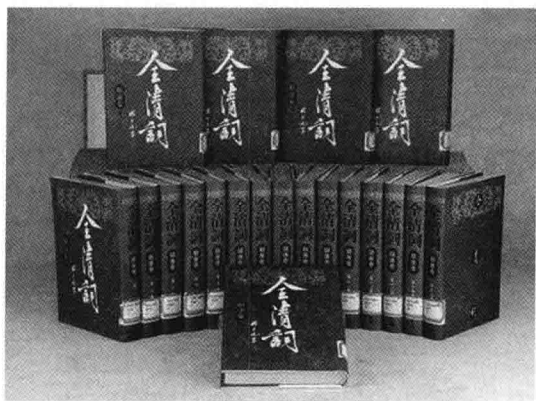
治康熙朝 305 人。目前已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达 20 册之多。

清初词由明末清初的陈子龙揭开帷幕。明清易代之际,他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与铮铮之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风云人物、文坛盟主,《明史》本传称其“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

骈体尤精妙”。陈子龙领袖云间派(云间词派与云间诗派),对明末清初诗词振兴形成巨大影响,流风余韵波及身后近半个世纪。陈子龙作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他在诗、词、骈文、散文方面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两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又由其高尚的人格、不屈的风骨,而为当世以及后世敬仰,其人文章气节,皆堪称后人楷模。

词自元代开始衰落,到明代更加凋零。明末以陈子龙为核心的云间词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再次焕发出迷人光彩,其中尤以陈子龙词最为杰出。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内涵丰富,享明词“第一”之誉。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

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



《全清词》书影